

胜字旗

望素楼主◎著

(上册)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望素楼主卷



目 录

- 第 一 回 显绝技群子弟受创
证锦囊胜字旗匿形 1
- 第 二 回 故乡遭凌辱豪杰弃家
逆旅降英雏良母谢世 16
- 第 三 回 喜托高门小姑娘所得
欣逢故旧大英雄逃名 31
- 第 四 回 戏纸鸢郊外嬉遨游
画凤鸟凌晨谒亲墓 48
- 第 五 回 操旧业江湖尚侠风
访知交酒后斩妖道 67
- 第 六 回 恩缘相结小姑娘失踪
怨毒深中鲍洪涛寻仇 86
- 第 七 回 变起中途丢失璧光剑
珠还合浦精绣胜字旗 108
- 第 八 回 午夜松枫侠士访道观
中秋明月奇女警元凶 127
- 第 九 回 病榻重致辞归真返璞
郊原初试马认父归宗 149

第十回	辞严亲囊旗走双骑 遇贼寇挥剑断连环	170
第十一回	绝技惊人老广慧出丑 大义服众胜字旗称尊	190
第十二回	逆旅他乡游子谒侠客 青林黑塞琴剑托知音	211
第十三回	荐西宾有意作曹邱 鄙小人无心遭毒害	226
第十四回	夺王旗重违严亲志 遇怪客难解个中情	241
第十五回	探虎穴夤夜识侠客 投军营绝域立奇功	257
第十六回	反恩为仇杀情妇银铛入狱 以怨报德戕长官鸿飞冥冥	273
第十七回	奉师命重登关山道 重侠情同访龙驹寨	289
第十八回	嘉宾高会怜才思旧友 萍水相逢奇技捉贼人	304
第十九回	哈得明生剥二总管 贾遇春热宠小玲珑	319
第二十回	扫穴犁庭元凶无复逃罗网 烛奸照恶大令恢弘折狱才	335
第二十一回	瞻旗拜府贤劳独勤苦 惊艳悼亡恩怨未分明	353
第二十二回	关山履远道胜字旗飘扬塞上风 雪夜失元凶星纹剑挥断莲花雨	371

第二十三回	延上宾复启中离门 驯猛兽扬威四平坡	389
第二十四回	海国城两凶伏诛 郭公镇双英结友	405
第二十五回	兄妹恩情深窠中书不违慈母志 新郎难入选小姑娘代解严课题	422
第二十六回	斗胜争强惨败逃尘网 坚心苦志至诚结仙缘	439
第二十七回	乐谱六英玉楼清界参师长 剑假昆吾海天月夜斩蛟人	455
第二十八回	美人天上来无心作嫁 丑女夜半至恃妒行凶	472
第二十九回	折冲心高限日追寻金秘返 图功志切死犹夺得锦旗归	489
第三十回	狼子野心争艳忘旧友 莽夫大意涉险丧残生	506
第三十一回	履险探贼巢急迫仇敌得奇士 临深取贡宝平添助力赖明珠	524
第三十二回	具表陈情恳辞征庸恩 造因成果巧合鸳鸯谱	541
第三十三回	忆旧恨重述苦竹坪 宴新婚饱尝闭门羹	558
第三十四回	两袖清风遗爱永留召伯憩 一官归去长途写出蹇驴诗	576
第三十五回	轻听恶人言妄逞意气 连遭奇耻辱无限伤心	593

第三十六回	山中警莽夫志切追寻阿爷去 海外遇奇迹有人自道娘亲来	610
第三十七回	深山拜父母平生愿慰 绝域遇奇人忘年论交	629
第三十八回	义气千秋壮仗剑诛妖得偕仙侣 兄仇一旦雪烧山放火劫应群生	646
第三十九回	杀机伤造物拼将身命应尘劫 大德论生元参成功果证夙缘	662
第四十回	补恨填愁入幻境聊慰结发情 将真作假遇奇缘不变平生志	678
第四十一回	灵光毕现欢迎忘形友 人月双圆喜产宁馨儿	695
第四十二回	流辉阁赠言启慧因 万松岩谒墓遭警变	711
第四十三回	卷土重来一败再败 铭碑志过辄复三思	726
第四十四回	故乡风景异复长途无心逢旧雨 高第华筵张展空手奇技警冥顽	742
第四十五回	小公爵相思中癫狂 奇少年绝技警官府	758

第一回 显绝技群子弟受创 证锦囊胜字旗匿形

霜天晓月，野店鸡声，莽荡平原，萧条旷野，铺了一层薄薄的严霜，微茫中看去，恰似匝地琼瑶，森林枫树，格外加重了颜色，旭光映射，像是开遍了五月榴花，煞是好看。

在深秋的凌晨，薄霜浓雾中，闪出一座巍峨的大村镇，老树参天，屋瓦栉比，显出一派庄严整齐气象。这座村镇处在鲁南苏北，有几千户人家，平均过活也还相当不错，所以街道房舍也显得特别整齐。这村镇名叫窰家营，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姓窰的居住了。这窰家营是贯通南北的大道，也是苏鲁交界的咽喉，无论是南走湖广北越齐燕，总离不开这条道路。中间一条南北大街，开了许多杂货及饮食铺店。因为这是南北要道的关系，两旁共有十几处官店，规模是相当的大，每一店房都能容下十几辆或数十辆马车，中间还有一家全胜镖店。因为过往的客人繁多，自从天刚破晓，便有许多车辆行人从镇上涌出，有向北的，有向南的，同时也有外面的行人走向村内去。满街上饮食叫卖，和着辘辘车声，冲破凌晨的岑寂，每一个清晨都是这样嘈杂。

全胜镖店的总镖头的名字叫郭全胜，有个绰号叫飞虎郭三。郭三的本领虽然平常，但因开镖店发了大财，这时城外有田地村内有房产，骡马成群，使令当前，人们一有了钱便有人恭维，无形中便有人给他加上个“爷”字的头衔，成了郭三爷了。郭三自从富有了，已不再亲自走镖，全是雇用的镖师。他正在走红的时候，这些碌碌因人的镖客虽未必有什么本领，但是全胜镖车无论走南走北，却未出丝毫差错，因此买卖客商很相信托付，直至今日买卖还是很兴旺。郭三有三个儿子，号称郭氏三虎，因为他爹爹是走镖发家，又开着镖店，自然他们也会打几拳、踢几脚，虎头虎

脑，镇上的人也让他们一些，别管出身怎么样，有了钱就是少爷，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三虎平日就是呼朋引类，讲习拳棒，附近的无赖恶少，常常地聚集在一处，胡乱打闹一阵，打闹完了就在酒楼饭馆吃喝一阵。也许偶然有一两位多少有点本领的人物，但是一看这样乱七八糟，郭氏三虎又是骄傲异常，也就不肯再来。因是常相往来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混吃混喝，正是鸡鸣狗盗出其门，正经人物谁还屑得来？混吃的人物往往都会恭维，自然会有些人把郭氏三虎奉承得义似孟尝，勇如孟贲。他们弟兄自幼就在全胜镖店长大，哪里晓得天高地厚？人家对他奉承，他也真觉得是天下无敌，得意得了不得。

这天正是九月末旬，郭氏三虎召集了一个英雄会，凡是与他平日有来往的人都来参加。全胜镖店的后门外有一个把式场子，周围广有数亩，靠边栽了些杨柳梧桐，用砖石砌就的短墙，向南另辟一个寨门，门上贴一副不伦不类的联文：“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场子东南角立一根很高的旗杆，杆顶常常飘着一面三角形牙旗，上书“全胜”二字，旗端飘着两条长带，系着两个金铃，迎风唧唧作响。这场子是郭氏三虎及全胜店的镖头们练武的地方，这天很早就有人打扫得干干净净，迎着晓日，挂上那面“全胜”旗帜。停了少时，便有许多人走向场子里来，高低肥瘦，斜眼歪鼻，形形色色，不下百余人。郭氏三虎身穿黑缎紧身袷衣裤，外罩花袍，足穿薄底靴子，十分气派。众人见郭家弟兄到来，都迎上前去恭维，郭氏三虎也忙着向众人一齐打招呼，大家乱嚷一阵。正面摆了十几把椅子，都铺着猩红椅垫。

郭大虎居中坐了，多少有点名望的来宾、二虎、三虎、全胜镖店的头目坐了其次的座位，其余一般混吃虫，少不得都是站立两厢了。这些摆设和戏台上的布置有些仿佛，两边的兵器架上布满着刀枪剑戟，一切的兵刃从表面上看来的确是多少有点威风。郭大虎坐定之后，向两厢看了几眼，得意地笑了笑，发话道：“今天是我们会武的日子，无论远近到这里的都是一样的朋友，有什么本领，万望尽量施展出来，我这里可以领教，大家也好借此研究，请随便玩玩罢。”众人听说，都脱了外衣，打拳的打拳，劈刀的劈刀，乱嚷嚷地闹了一阵，随后又分组对打。虽说虾兵蟹将没有什么特别出手，只要是玩意儿就有人看，全胜镖店的英雄会又是当地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从好些日就有人讲究。这时参观的自有不少的人，所以一到

了比量的时间，短墙以外站得人山人海，都往里观瞧，身体矮小的人更忙着摸砖垫石翘足观看。当地的人都来观看是不消说的，连过往的客商，也有特为住下看这热闹的。练把式也和唱戏差不多，没有人看便觉没有意思，越是看的人多了越觉高兴。这天看的人既这么多，练的人自然格外振起精神，外边看热闹的人也不时喝彩。一时刀枪并举，拳脚飞扬，乱了一阵。在外行人眼中看来，的确是武艺高强，外面的人就有些对他们瞎赞叹。有的说，这全胜镖店是江河两岸最有名的，走遍天下无人敢挡；有人说，这些参加的人都是有名的豪杰，不但是真正技击家不可多得，真正赏鉴家也没有几人。

众人比画一阵，最后郭大虎脱去花袍，舞了一趟滚堂刀。那口大刀足有六七十斤，黄病小伙子是拿不动。郭大虎左推右挽，前崩后带，“插花盖顶”“枯树盘根”，刀光闪处，好似梨花飘舞，柳絮飞扬。两旁的人一齐喝彩，墙外的人也都鼓掌。郭大虎见众人恭维，更激起高兴，收住刀势，将大刀抛给别人，从旁边碾过一个石砣，足有一百六十斤重。郭大虎列个骑马势，轻轻举起，接连起落数次，挽了几个花，疾若风车，带得风声呜呜作响，墙内墙外高呼雷动。郭大虎卖个花活，将石砣一丢，一脚踢出十余步以外，丁字步立定，向众人骄傲地一笑，大家又是一阵喝彩声。

这时，墙外一人发出微微的笑声说道：“可惜这些笨力气！”里里外外无人不恭维，独他说出这么一句，自然很有人对他注意，并且也有人替他害怕。众人望去，只见这人已有六十多岁，头顶秃得连一丝头发未有，穿一蓝布长袍，高过膝盖的一双白袜筒，足蹬青鞋，脊梁上背一面药葫芦，手里拿着纸折子，像是卖药的，走起道来是瘸子，人物是很平常。他说话时已有好些人听得，不少的人瞪着眼睛看他，有的主张把他叫进场子较量，有的主张把他赶回暴打一顿，但许多人说这场子是英雄会，走江湖卖药的不配进来，再说他是个糟老头子，也经不起三拳两脚就许打死，便宜了他罢。那瘸子一瘸一点走去，里面的把式已不再练。

众人休息一回，在南街德盛楼摆设酒宴，大家欢饮。这德盛楼是窦家营第一大饭馆，本地士绅、过往客商，有甚重要应酬宴，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因为这房屋宽大，布置清洁，也有名贵干鲜菜品，南北名厨都有，烹调适口，能叫客人满意。有钱的大爷讲究的应心适口，至于价钱的贵贱谁复计较，因此这家酒楼称起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窦家营镇上，也算

有名的买卖。旅馆饭店，讲究的是联络，郭家弟兄是这街上的酒肉人物，他为做生意自然联络得很好，无论大小宴会都是在德盛楼。这天因为来宾很多，就把这座酒楼完全包下。

楼上楼下摆了二十多桌整席，还有若干下人的散席，门外贴了一红蜡笺纸写就的长条是“全胜镖店宴会不卖散座”，煞是筵开玳瑁，酒饮琼浆。众家豪杰猜拳的猜拳，行令的行令，十分得意。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是英雄会，自然所谓英雄们，饮酒中间要谈一些英雄事情。张三恭维李四拳脚利落，王八夸奖荣七刀法玄妙，他们互相炫耀夸奖，当然还是一齐恭维郭大虎。郭大虎这时的高兴，比较刚才在把式场子里又是一番气派。

正在纷纷攘攘、人声嘈杂之际，从正南来了个背葫芦的老人，秃着头顶，一瘸一点往北行走，来在德盛楼门前，立住脚往里张望。这时里里外外正在忙乱，也无人理他。瘸子望了一回往里就走，一只脚刚迈进门阶，一个堂倌迎面挡住，瞪着眼睛说道：“喂！你这人不长眼色么？向哪里乱闯啊！”瘸子笑道：“你们这是酒楼，我是行路之人，走得有些口干，到你们这里弄杯茶吃还有不是么？”堂倌道：“那当然是不行。你没有见墙上贴的条子么？今天是郭大爷包席，不卖闲座。你请到别处去罢。”说着一手指着墙上的条子让瘸子看。瘸子笑道：“我不认得字，反正你们开着门就是卖的，我走道也很困难，请您方便方便，随便给我一个地方歇歇，不必是房间，廊子底下也成，反正我也不碍他们的事。”堂倌说道：“那我不敢主张，我给你问问看。”堂倌回头向柜台内司账请示。那位先生也因很忙，不愿多说话打麻烦，遂向堂倌说道：“他既不妨别人的事，就叫他在东廊下拐角南夹道那条凳上歇歇，拿壶茶给他喝，也不必他的钱，就是郭大爷知道也不算卖座。”那先生说着又忙拨着算盘，六一下加四。

堂倌就把那瘸子领到东廊下，给他拿过一壶茶来，放下一个带缺口的破江西瓷茶碗，说道：“老头，你在这里老实喝罢，我们柜上不要你的钱，喝了我再给你沏壶。”瘸子笑道：“小哥哥你说这话可是不对，我又不是游方的和尚到处化斋，哪有吃喝不给钱的道理？小哥哥你也吃杯休息休息。”堂倌说声“我忙”就走开了。瘸子便在廊下一角自斟自饮，谁也没瞧他是位客座，他自己也不以客座自居。他这里是如此岑静，楼上楼下却是喧哗杂沓，猜拳行令，吵嚷不已。又听得有人说道：“胜字号敢说是天下第一，就照郭大爷这刀和勇力，就是天下第一，什么南派北派，都是胡扯，将来

大爷出来，天下都得低头。”由这里谈起武艺，大家又喧嚷争论，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单以口头来论，内中仿佛有不少明公，事实如何却是未必。堂倌、小厮们懂得什么，听他们讲得头头是道，看他们的动作是气势汹汹，真觉这些家伙都是当今英雄好汉。他们一行讲，堂倌偷空便侧着耳朵听。

瘸子一手把着茶碗，闭目凝神，似乎也在那儿听人家讲武。一个小伙计托了一个撤菜的盘子从廊下经过，看见瘸子在此凝神听人家讲说武艺，那小子喊了一声说：“唉，你是腿上有毛病的人，又不会三拳两腿，听他们干什么，喝完水你就走罢。”瘸子笑道：“我本想这就走，可是吃了两碗茶，腹内饥饿又上来。你既方便我在此吃茶，就请再卖些酒菜给我充饥好不好？小哥哥我是有钱的，绝不累你！”那小伙计笑道：“你这人就是这样麻烦，今天柜上太忙，不卖座，你在这儿吃茶是特别通融，柜上既不要你的钱，我又哪敢卖给酒菜？这样罢，我看你也不是有钱的人，我撤下来的东西给你随便拿点，残肴剩酒，你可不要嫌，给你单做那是做不到的，你看成不成呢？”瘸子点头道：“那也好，只是叫你费神。”那小伙计一笑去了，停不多时又从廊下经过，给他丢下半壶老酒，几样残肴。不花钱的东西也不能挑肥拣瘦，他在廊下自斟自饮，虽然没有人家嘉宾集会的写意，可是好吃酒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三杯入肚，就觉适意畅怀，正是“但得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位老瘸子也像是酷嗜杯中物，一见有酒就不管其他，自己手不释杯饮起来，人家猜拳他不管，人家论武他也不管，只管自己饮，半壶酒值得什么，没有多时就饮干了。小伙计看他饮得很甜，再给他丢下半壶，不想这半壶比先前干得更快。

年轻的人都是好胜好奇，见这老瘸子很像是喝家，便和他的同伴商议说道：“今年五月节，周秃子醉得在阴沟岩上睡了多半天，几乎没叫蛆虫攘了。我看这老家伙也和周秃子差不多，见了不花钱的酒，醉煞也许不致怨。反正柜上有的是酒，楼上那些家伙糟蹋起来不如凉水，我们挑着有劲的给他拿点来，看个醉汉也不错。”小伙计这一提倡，大家俱各拍手赞成，这个也给他酒杯，那个也给他酒瓶，小伙计假托殷勤给他送去，放下酒瓶笑道：“老爷子够了没有，再给您拿点来？”瘸子笑道：“有再喝点，没有也行了，谢谢你小哥哥罢。”小伙计笑道：“有，有，我再给您拿来。”说着又复顺着廊子走去。他一行走着寻思，这瘸子一定要醉煞，想到这里，又

复悄悄地走回偷看他的举动，只见瘸子又把一瓶酒饮干了。小伙计又回头告诉伙伴说瘸子好酒量，一个堂倌笑道：“他能喝就行，水多了还泡倒墙，不用说是酒，你把这瓶老陈白干给他拿去，任他多大的酒量也得倒下，要想不醉，错非他不喝。”小伙计听堂倌这样说，很高兴地又给他送去说道：“老爷子，这是本街茂春酒店特培的十年陈白干，味道比别的酒厚，不是我们这里是熟主道是买不出来。老爷子你尝尝，敢保你过瘾。”瘸子接定向鼻头嗅一嗅放在桌上，向小伙计笑一笑，一直饮到日夕，楼上楼下都已终席。那瘸子把一瓶一瓶各种的酒也都饮干，合计起来不下二十多斤，若是换成白水的话，恐怕什么人也饮不了许多，然而这瘸子竟能将他饮干。德盛楼的上下伙计等，谁从廊下走也瞅一眼，期待着他醉倒看个乐子，可是这瘸子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和先前也没有看出两样。这时楼上楼下撤尽杯盘，品茗谈心。因为这是盛会，有不少的人已喝得醉了八九分，有的讲究武艺，有的唱些村歌，以及京腔汉调、河南梆子，嘈杂一团，像是开了蟹子包。这边拍着桌子要茶，那边敲着椅子呼烟，堂倌小伙计更忙碌了许多。也是活该出事，小伙计觉得今天又灌倒一个醉汉，很是得意，提壶执碗，跑到东，跑到西，格外勤快。他提一壶滚白水，在东侧桌上冲茶，西侧桌上又拍着叫。他答应一声，很快地转身，将水壶一摔，由壶嘴内喷出一股水，正洒在旁边一人臂上。那人哎哟一声，急忙露出胳膊看，烫起一行水泡。

这人是本镇上有名的坐山虎李二牛，平日就有些横行霸道，仗着也会几手拳脚，也和郭大虎有些交情，窦家营的老老少少都得让他一头，他何尝吃过别人的一点亏，小伙计无故地烫他一下，如何肯答应。在撸袖的时候，那小伙计吓得满面焦黄，央告说道：“大爷，对不起，我没有看见，我给大爷拿烫伤药去。”

李二牛瞪起两只牛眼骂道：“瞎了你妈的狗眼！”恶狠狠地一掌打去。他是练武的人，又生得身高力大，连气带痛，用力格外猛些，只听叭的一声，那小伙计滚出七八步远，躺在地下，多时未换上气来，鼻口内的血殷殷地流出，这才哇地一声哭了。一个堂倌不服气，说道：“他是一个小孩子，误失烫了大爷，教训他说是了，这样一下打死怎么办？真果打死人就不用折偿命么？”堂倌这一讲情理，李二牛更火啦，高声骂道：“杂种羔子，你还敢讲情理，打死喂狗，用你小子问！”骂着一脚踢去，那堂倌又

滚出七八步，无人敢再出气。他们这一帮本来平日就不讲理，尤其是酒馆饭店许他们随便闹闹，这天是群雄聚会的日子，人人都带点高兴，又有不少人有点酒意，一声喊声骂道：“狗杂种，你们这德盛楼是不想开啦，臭跑堂的还敢讲情理？”接着哗啦哗啦响了几声，掀倒好几张桌子，茶壶茶碗摔碎了几十件，茶水流了满地。幸亏这时酒馔已撤，不然还不知要砸多少家伙！这一嚷嚷，楼上郭大虎也走下来，德盛楼的掌柜的也走出来招呼道：“什么事，都看我，爷们还能跟他小孩子一样？”这掌柜的本来就郭大虎很熟，这时当然更得和他套套交情，满面含笑上前作揖道：“大爷，您看，都是他们小孩子不对，惹得众位爷们生气。不要紧，我一定惩治他。大爷，咱们是有交情的，我来给众位赔不是。”掌柜的笑着又作下揖去。李二牛露着一条臂，也走近郭大虎说道：“不知道的好像我们不让人，您看我这一胳膊燎泡，烫了人行么？”郭大虎背着手，向掌柜的摇摇头道：“怎么？我知道德盛楼这几年发了财，你们都吃饱啦！哼！吃饱了就不开这酒楼是啦？！咱们认识是不错，别的都成，可是你们不能给我得罪朋友，我这里是没有问题，他们我可不能勉强，那你们自己去和李二爷交涉罢！”本来郭大虎若是答应了事，别人也就不能再作声，他对掌柜的这样弹性答复，又有些狐假虎威之辈嚷起来说不行。

掌柜的又很客气地对李二牛作揖道：“得啦二爷！抬抬手他们就过去了，要怎么打罚都行，看我罢，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还值得和他们生气么？”李二牛沉着脸色冷笑道：“咱们本来没有说道，可是你们的伙计也太气人了。我不说了，让你们看着办罢！”旁边就有人加言道，让他来给二爷磕头。掌柜的笑道：“这好办，连我磕头都成。”掌柜的像领道圣旨一样，急忙领小伙计和堂倌给李二爷叩头，小伙计抹了一脸血渍，鼻涕和泪连着流他正冤枉地痛哭，可是掌柜的让他给人家叩头赔罪他是不敢不去，怀着一肚子冤枉，走到李二牛近前，双膝跪倒，掌柜的在旁笑着说道：“得啦，适才得罪二爷，现在给二爷叩头赔礼，二爷高抬贵手罢。”若是这样就算完，也还不至于有乱子，不想李二牛还未加可否，旁边有人说道：“就这样算了么？也显得我们武林中人太泄气啦，光磕头不行，我们要拿滚水烫回来。”小伙计听说要拿滚水烫他，只吓得身子一弯，旁边就有个醉汉顺势一脚，又将小伙计踢出很远，骂道：“狗娘养的你还抱屈！”掌柜的赔了好多好话，叫小伙计叩头了事，结果还是如此，心里也着实不高

兴，只气得满面焦黄蹙着眉毛说道：“这实在没法子。”

刚说出这句话，面上突然着一巴掌。“谁叫你没有法子，滚你妈的，烫着人你还说没有法子！”掌柜的哪里敢再回言，抱头急急跑向前柜去了。前前后后的经过，瘸子都看得明白。本来早就看不下去，但他想到事不干己莫出头，强自按捺下，及至掌柜的令小伙计给他叩头赔罪，又被人一脚踢出，他实在不能再忍。

并且萍水相逢，人家对自己送酒送肉，虽然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这番意思总算不错，如今他被人欺负到这样，自己哪能袖手旁观。他想到这里，一瘸一颠地出来，立在院中心，从容向众人说道：“方才的事我已看明白啦，他纵然烫了你们也不是诚意，杀人不过头点地，掌柜的赔情，他给叩头也就是了，你们还能把他怎样？再说你们口口声声讲武论艺，若是真有功夫岂是一点热水能烫得痛痒，你们这样以强压弱，连我这过路人也看不下去。”本来这瘸子在把式场外说那句“可惜这些笨力气”，李二牛就听得清楚，那时就恨不能暴打一顿，这时他又公然在此打不平，如何容得。李二牛只气得冒烟突火，扬起他蒲扇大的巴掌，运上平生力量，照定瘸子的光头顶打去。在李二牛寻思这一下纵然打不死也差不多，只听得叭的一声，那瘸子不知怎样，李二牛却觉得这一下像是打在坚石上，只震得手掌酥麻，连手腕也像骨断筋折，痛彻心肝，霎时手掌酥麻过去，每一个指头骨节像是刀解寸断，这只右臂连抬起的力量全然无有。李二牛面部焦黄，多时换不下气来，别人只看他打了瘸子一下就不再动手很是奇怪，却不知他吃了苦头，那瘸子若无其事，连回头看看谁打他也没有，依然侃侃而谈，最后并说：“我瘸子虽然不会什么武艺，可是我这肮脏身体用滚水烫烫不要紧，自己学艺不高，就不必怪别人。”瘸子说到这里，有些人要上前抓打。郭大虎从来没听说这么新奇的事，他想一个死猪都能烫掉鬃毛，何况是人？他把手一招，拦住众人向瘸子说道：“你说不怕水烫，我倒没见过这样的功夫，你能当场试验，我们这些人都认罪服输，不然的话，你就休想出这德盛楼！”瘸子打量郭大虎一眼笑道：“试验不难，你们只管拿开水壶向我的头上或身上浇，我若哎哟一声，或是变变颜色，就算输了，我这把骨头你们愿意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你们输了怎样？”郭大虎也毫不思索答道：“也任凭你。”瘸子点头道：“好好！咱们到大街上，街邻街坊都看见。”他一瘸一颠走到街中心，要一把椅子坐下，索性把蓝

布衫脱下，说道：“随便什么地方都行。”郭大虎一般人也蜂拥出来，德盛楼的人也远远地看着，茶炉上放着几把大铜燎壶，每一把壶都盛少半桶水的样子，一个伙计拼命地拉风匣，空气是十分紧张。街上的人是越聚越多，郭大虎这一般人也有这么说的：“大概瘸子是有点方法，不然他怎的这么大胆，万一他不怕烫，咱们输了怎么办呢？”有人说道：“没有的话！准能烫死，纵然烫不死我们这么些人还打不死吗？别说是个瘸子，就是条活龙也跑不了他，这是他‘地狱无门自来投’，又不是我们找他。”这人发出这套议论已无人再说话，风匣拉得更紧，空气更显得紧张，掌柜的生怕闹出人命，可是在他们众情汹汹之下他也没有勇气阻止。炉火熊熊催得壶中白水达到沸点，和风吹败叶似的哗啦哗啦地作响，拉风匣的又加劲抽了几下，壶盖被水波支起很高，李二牛手臂已经复原，提着一把水壶就往外走。德盛楼的伙计脸色都吓得煞白，窃窃私语道：“这瘸子吃醉了，大概要坏事。”这时紧张到极点，反而鸦雀无声，李二牛将水提到瘸子近前，恨恨地说道：“朋友，不要泄气。”瘸子笑道：“不用费话，来罢。”说罢闭上眼睛，李二牛将开水壶提到瘸子的头顶，恶狠狠地劈头浇上。

只见满头淋漓，热气蒸腾，弥漫一时，及至热气消散，露出瘸子的秃头顶，还是那样光亮，却没有半点伤损，他眯着眼睛，微微地笑着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后面又有人提过两大壶水，李二牛见一壶滚水没有烫坏瘸子，更加着急，赶紧又提过第二壶又劈头浇上。又冲起一阵白色热气弹障了瘸子的影子，瘸子依然若无其事地坐着，观看的人个个浮着惊奇之色，尤其郭大虎这一帮冒牌的豪杰，个个怀着惊恐，聪明一点的知道这瘸子难斗，也有悄悄溜了的。李二牛惊慌之余，又提起第三壶水，瘸子就道：“我有点口渴，俯就喝点吧！”说着张了口，李二牛猛力往下一倾，瘸子依然丝毫不变，李二牛知道只凭滚水烫是不能伤他毫发，反正一不做二不休，回头向后一使眼色，将那个铜壶举起，猛力向瘸子的秃脑袋击去。只听得咚隆，咔嚓，椅子折了，铜壶碰起有数尺之高，已经成了扁形，看热闹的人啊呀一声，觉得这样子一定被击死了。李二牛将他击倒，打死狗的从人一齐拥上来拳打脚踢，并且有人拿着木棒没头没脸地击，乱打了多时，瘸子一动未动，众人认为已经打死了，方才住手。郭大虎冷笑道：“这是你自己爬进地狱门，不怨大家对不起你！”李二牛很疑心地俯首观看，那瘸子忽然打个呵欠一伸胳膊，喃喃说道：“哦……好睡……”说着

将腿一抬，李二牛竟哼的一声，跌出十几步以外，当场昏了过去。众人一看知道这瘸子本领高强，不是只凭人多能胜他，和羌螂一样，熙熙攘攘，各自逃走。瘸子坐了起来向空中喷了一口气，和条水龙一般，发出一股水，纷纷降落下来，每人都落下几点，人们觉得分明不是水花，乃是火炭，皮焦骨灼，疼痛难忍。瘸子哈哈笑道：“谁要想跑我就打死谁！”说着顺手捡一块小泥块向着最远的人抛去，那人立时栽倒，躺在地上打滚，众人吓得目瞪口呆，全不敢动，尤其先前威风十足的郭大虎和动手倒水的李二牛，更是战战兢兢，无地自容。瘸子说道：“你们烫完了，我该烫你们了！”吩咐德盛楼的伙计再拉风匣，德盛楼上下人等都惊得咋舌，说：“这瘸子一定是神仙，再不就是拐李老祖出世显化，警告众人。”有些人更觉得郭大虎这些人平日虎威，这是应有的报应，那伙计真果去拼命地拉风匣，恨不能立时煮沸了水，把这些混账东西一个一个地都烫死。小伙计刚才吃了大亏，这瘸子要给他报仇心中更是喜欢，从人丛中递过一杯茶水说道：“老爷子想必是口渴了，吃杯茶再说。”瘸子笑殷殷地接过茶水道：“小哥哥，我给你出气，你看怎么办好？”瘸子征求小伙计的同意，众人知道小伙计说话很有效力，和刚才的神气大不相同了，刚才人们都瞧不起他，打骂侮辱，随便加给他，这时人们都把他看作唯一救星，争着央告他给说情。平日派头极大、小伙计向他叫大爷他都不屑搭理的郭大虎，这时也低首小心地向着小伙计叫小哥哥，小伙计反倒觉得难为情，又跑到外边去，瘸子笑道：“烫回来你们觉得不行，我用小指戳你们脊背一下好吧？”瘸子说着举起右手，屈着一个手指，好似半截干豆角，看样子连苍蝇也戳不坏。乱子是李二牛惹的，他已清醒过来，又看着瘸子的指头细小无力，凭着自己这粗大躯壳不信就会经不起他一戳，想到这里他便壮壮胆子说道：“先戳我。”说道回过头去。

那瘸子用弯曲的小指向他的脊背轻轻一点，李二牛和倒了石碑一样，扑通一声，摔在地下，面色惨白，挣扎不得半点。众人都吓得面面相觑，谁还尝试这一下？郭大虎先自吓麻了腿，首先跪下叩头，大家也都跪下求饶。瘸子哈哈笑道：“凭你们这些草包也配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武论艺？我若和你们一般见识，一个也不能饶，你们这些草包既然连一个小指都经不起，没有法子，就叫你们为首的给我脱掉袜子，每人向着我的脚趾磕三个头我便饶你们，这可使得？”他们都在提心吊胆怕吃亏丧命，现在听说叩

头了事，真是求之不得，别说给脚趾头叩头，就是任便向着什么地方磕头也是甘心情愿。郭大虎这时也顾不得摆大爷身份，也不嫌瘸子的脚板肮脏，急忙跑上前去就给瘸子脱袜子，好歹脱将下来。这瘸子又是不修边幅的人，也不知道多少日没有洗脚，一股恶臭冲到鼻管。若在平日他也许当时就呕吐出来，可是这时他虽然感觉气味难闻，可是不敢回一回头。两只鞋袜脱掉，瘸子伸开一只腿，五个脚趾头朝上，平日它是支持人体最低下的一部分，这时摆在郭大虎这一帮人近前就是至尊无上。郭大虎已顾不得他这身花袍子，双膝跪倒尘埃，朝瘸子的脚趾头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爬将起来，连粗气也不敢喘，立在一旁。郭大虎先拜了，别人更不消说了，他们依次叩头，争先恐后，一百多位地头蛇牌的英雄，依次叩完了头。

费了好多时间，李二牛还没有苏醒过来，郭大虎一般人又央求瘸子道：“师傅你就饶了他吧，我们都磕过头，他还没有磕，饶了他好给师傅磕头。”瘸子笑道：“那么就便宜他吧！”说着走近李二牛身旁，轻轻地踢了一脚。李二牛迷糊地爬起，似乎以前的事像不记得，众人拥着他给瘸子的脚趾磕头，他才想起适才的事，有些犹疑害怕的样子。郭大虎悄声说道：“我们都磕过头啦，你再磕了就完事。”李二牛是受教训最深的，他听郭大虎都磕过头，自己哪里还能强硬，他现在一点也不拗，驯顺得像只羔羊，走近瘸子的座位也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适才他们的威风杀气消磨得一点没有了，这时看热闹的人十九都是称心满意，尤其德盛楼的人暗中欢喜，瘸子这才收起脚趾，又命郭大虎给穿上袜子。他向周遭看了一眼，命众人坐下，笑道：“本来你们这些人我是不屑得和你们多说话，但是现在我已教训了你们，俗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这也是咱们前世有缘，我不得不把金玉良言和你们说上几句。我瘸子幼年之间也是练武的，并且五岳三山，访到若干高人，增长了若干见识，二十年如一日，没有间断，内功练气轻身腾越，也都有相当心得，自以为天下无敌，本领高强，便起了一点骄傲之心，南走湖广，北越幽并，未遇见过对手。后来在东海鳌山与人决斗，不想被一年逾古稀的白头老叟，略一动手我这条腿从此便残缺了。我那时正在壮年，被一老叟斗败，深为耻辱，挣扎起来再与他们角斗，不是老者的对手，不到两两手便已跌倒，那老者也就对我下了狠手。这时从岩石上跳下一位樵夫打扮的少年，一腿将那老者踢翻，怒目说道：‘一个人败了也就是了，为何赶尽杀绝要下毒手？不看你年老，一定